

南归的燕

□李美霞



3月18日,内蒙古援鄂医疗队队员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在大巴车上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母亲在身后。而生死,也被抛在身后。在草原人民的心里,这些战士既是草原上的雄鹰,又是大海中的海燕。整整64天,在与死亡的边缘和时间赛跑,为素昧平生却亲如兄弟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两个多月,来不及细数他们为多少患者打过吊瓶、递过药片,也数不清曾度过多少个昼夜无眠的日子,生命在阳光下才能奔跑,而他们仿佛就是阳光,带着一个个患者躲过暗礁。

“患者零死亡、出院零返舱、医护零感染。”三个不普通的“零”,是对生命虔诚的敬畏,是对肩头责任的担当。春燕南归,随着武汉市抗疫工作的逐步稳定,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援鄂医疗战士终于返航,陆续回到鄂尔多斯大草原,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里。3月31日,内蒙古最后一批援鄂医疗队返回鄂尔多斯。4月12日,援鄂女警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手擎国旗回到家乡。

走的时候,他们带着草原人民的嘱托;回来的时候,满载着湖北人民给予的赞扬与荣誉。勇“蒙”果敢,这是对内蒙古驰援医疗队伍中肯的赞美!

在一封感谢信里,人们这样表达对英雄的敬意:“他们以忘我的境界,精湛的医术,非凡的努力,为患者撑起了生命的‘方舱’,用担当奉献诠释了草原人民守望相助的博大胸怀和医者仁心的高尚情怀,不愧为草原优秀儿女、崇高的白衣战士,新时代最美‘逆行者’。”

春风无言,却懂人的心事。它似乎有意将一派春光,灿烂在每一个迎接亲人的时刻,将人间小团圆,延迟在三月的春风里。此时,道路两旁,绿意正暖,花苞待放。是啊,等到了英雄归来,春天才会真正到来,鲜花才会渐次盛开。

到家了!那就好好享受回家的温暖吧。虽然暂时还不能回到自己的小家,但脚踩在这一片土地上,心已是踏实的、放松的了。况且,来自不同盟、市的战友们,甚至还来不及交流一下思想,加深一下感情。在湖北的“战场”上分秒必争,你累了我顶上,彼此之间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感谢,还没有问一声姓名。现在回家了,休憩、休整的同时,也该留个电话、合个影。

英雄回家,一定要让他们感觉到付出后的荣光。美丽的鄂尔多斯,敞开了母亲般的怀抱,迎接凯旋的儿女。对征战风浪归来的海燕来说,这片草原就是最温暖的港湾。这一天里的每一处细节,都蕴藏着鄂尔多斯人民草原般敦厚的温暖,每一个环节里,都渗透着鄂尔多斯人民对英雄的无限敬意。

就从一日三餐说起吧,家常小炒,蛋糕点心,水果蔬菜,无不精挑细做,思念许久的手抓肉、烩酸菜,一口下去,满嘴飘香,那是家乡的味道,那是久违了家的味道。再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英雄吃得开心、满脸笑意更让工作人员满足了。这么多天的准备没有白费,菜单是多样而细致的,每一样都美味可口。一位传菜的服务员手里拿着小笔记本等在走廊里,服务工作圆满完成,他向主管申请,想让心目中的英雄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只言片语。而这些英雄,纷纷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感谢”二字,为他以及他们的贴心服务点赞。

每个房间里,不仅有鲜花,更有医用口罩、手套、消毒液等防护用品。专业的医疗服务团队每天专人负责对患者进行检测体温。这是队员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不知为患者做了多少次的工作流程,此时却成了一种享受。

打造一台最具鄂尔多斯风情的歌舞晚会,用网络直播的方式送给队员们,歌声悠扬,舞姿优美,讲述着一个个温暖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屏幕外面的他们。镜头里,有汗水也有泪水,有哭泣,更有欢笑。

“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我心底;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这是队员休整结束时留给鄂尔多斯、留给这个春天的话语。270余封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信件,带着英雄的祝福留在了鄂尔多斯,这是对如家如亲人一般的鄂尔多斯及人民最温暖的回应。字字简单,句句朴素,像这个春天新生的花与叶,让这个特殊的春天再添温暖。

英雄与春天同归。此刻,桃红柳绿,帘卷春风。我们再次为英雄披衣送行,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小家,再享受家庭的温暖。一张张笑脸,映衬着那一身出征时特意挑选的红色战衣,那是最纯正的中国红,是摇曳在心的中国旗帜,是每一位英雄此生最值得珍藏的印记。

兴京城秋是最好看的,阿古神把十万座大山插上五色旗,召唤雨神阿嘎恩都哩。秋雨未雨,秋风先至。

风骑在树上,揪掉树浓密的头发,也把躲在树叶底下的哈什蚂赶下山。满语“哈什蚂”汉译名叫“蛤蟆”,学名林蛙。明中期,先祖从松花江流域举族迁徙到建州苏克素浒河流域,定居呼兰哈达山下,彼时这块白余脉的“那噜窝集”森林像韭菜一样茂密,獐兔、野兔、豺狼、狗熊、狐狸漫山遍野。先祖狩猎采集,泛舟捕鱼,荒寂的土地慢慢有了烟火气。

先祖发现雌哈什蚂油能御寒保暖强健身体,从太祖太宗吃到嘉庆道光,是满族八大碗的上品。民间也未曾中断哈什蚂的烹饪。哈什蚂与一个族群,一个地区的关系如此密切,但它一代代繁衍下来真是千难万险。哈什蚂的生命从一粒水塘里的卵开始,孵化期间,包裹它的雌蛙油是惟一的养分,也是处于食物链末端的母亲保护孩子的最大努力。哈什蚂从受精卵长成一只青蛙可谓步步惊心,鹰、蛇、鸟、老鼠,谁都敢暗算它一下,入了谁的口都没活路。在水塘,老鹰和鸟衔它们,在山上,蛇和老鼠围猎。好不容易躲过去,秋风又驱赶它们下山,因为山上太冷了,它们需要返回水塘,在水中度过寒冷的季节。

在返回水塘的途中,哈什蚂会再次遭遇最强大的天敌——人。哈什蚂想趁着冷雨之夜大转移,但可能会在山脚遭遇人们设置的漫长封锁线。山也回不去,水也回不去,哈什蚂有些不知所措。黑暗中,忽然又有跳跃的火把,伴随着恐怖的巨大声响过来,当人的脚步越来越远,哈什蚂暴露在火把之下。

大多数哈什蚂就是这样被抓的。也有些散兵游勇,莽撞地跑到公路上,让那些来往的车主捡了。上天赐予哈什蚂一双水汪汪的穿透黑夜的神灯,但哈什蚂的神灯一旦被车灯晃着,立刻停下来一动不动,落入人们的手中。

其实哈什蚂的栖息范围很有限,坚决不涉足苏克素浒河谷之外的土地,只要西出兴京城三关,过了铁背山的萨尔浒一带,基本就消失不见。铁背山的萨尔浒水库正是明代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因此,抚顺、沈阳不敢吃哈什蚂的大有人在,再往辽西、辽中、辽南去,哈什蚂是什么都不晓得了。

长期以来,为了生态保护,野生林蛙是禁捕的。于是,人工养殖哈什蚂变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挑选一个树木茂密的沟谷,推出一串水塘,秋天放一些哈什蚂进去,春天雌哈什蚂在水塘产卵、发育、孵化。这期间防范老鹰、野鸭子和蛇偷食,如果看不住,所有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早几年,我弟在旧门村建设了一个养殖基地。这个地方很有趣,吸引我不断地往那里去,经历各种山里的事情。

春天去弟弟的庄园,进山小路旁的草堆冒出鸭青色的灯笼花、鸭爪菜,山坡上的红松转墨翠为祖母绿,山脚下的玉竹苗齐刷刷地蹿出来。再往里走,有一座小水塘藏在柳树、接骨木和槭树中,新生的叶芽把水塘衬得亮汪汪的。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听到嘎嘎的叫声。走到跟前,透过树枝的空隙朝水塘望去,竟然游弋着一群中华秋沙鸭。我有点激动,跨过浅沟悄悄靠近过去,弯腰观察水塘早就出来放风的野鸭家族。野鸭子可比我的警惕性高多了,一个旱地拔葱冲向空中,高叫着向红松林深处飞去。

那天到了庄园,院子里的情况着实吓我一跳:院子旁的大梨树上拴着一只海东青。它蹲在树杈上,眼仁

秋风长出了眼睛

□王开(满族)

净得像两面镜子,狠狠地瞪着我。我被两团愤怒的火焰吓得倒退几步。“小文,小文!”我大声喊起来。小文是我弟聘请的工人,负责看护庄园,听见我的喊声,他的脑袋从猪圈后面的玉米地升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小文呲着一嘴龇齿说,它天天来偷吃蛤蟆,我盯它挺多天,总算被我逮着了!我恼怒小文下手太狠,他根本不懂海东青这种雄鹰,自古以来,它桀骜不驯,宁死不受辱,它是动物界的烈士。我没好气地说,把它放了吧!它吃完了,你关它也吐不出来。小文说,那我也得让它长点记性。

整治完海东青,野鸭又把水塘当掠夺的乐园。野鸭们比海东青狡猾,不像海东青那样高调地暴露自己,它们藏在树林里搞反侦察,如果小文在玉米地干活,决不冒险行动。等到四周静寂,野鸭开始分出小支部队,轮换着靠近水塘叨哈什蚂的受精卵。

野鸭的危害可比海东青大多了,海东青无法降落水面,只能在最短时间内尽量多地衔吸几口。野鸭从容游弋,想吃多吃多少。它们的警惕性又高,每次小文的脚步朝这边一迈,负责放哨的野鸭就嘎的一声,招呼同伴瞬间逃向树林。

可是小文拿野鸭们真没辙。小文不甘失败,在塘坝上铲一块平地,叮叮咣咣支起一个木板棚子,把黑子牵过去替他守水塘。这只威风凛凛的狗像一尊远古的战神,每天忠实地站在那里,太阳晒亮它黑黝黝的毛皮,闪着锦缎般的光泽。野鸭们惹不起黑子,再不敢肆意妄为。

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哈什蚂的受精卵长成蝌蚪,长出四肢。夏天来临之前,这些指甲大的哈什蚂跳出水塘上山,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开始新的轮回。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兴京城河南河北尽是卖哈什蚂的人,雄哈什蚂论斤卖,便宜得很。雌哈什蚂论大小个,大的二三十元一只,小的十几元。这么算下来,一盘哈什蚂吃进去三四百元是稀松平常的。

数百年来,从先祖的宴席到我们的宴席,哈什蚂从未跌过身价,秋天的兴京城聚会时点一大盘哈什蚂,才显示满族故地的热情,反映出主客之间的特殊关系。

哈什蚂味美,却不可食。雌哈什蚂腹中的油膏和黑仔营养太高,吃多不易消化。在餐桌上,兴京城的人喜欢把最大的哈什蚂卖给女性,这是他们豪放的呵护意识。兴京城人的喜怒哀乐由这片地域所决定,我们以山林为生,我们就像广袤森林中的植物、动物一样,在严酷的环境中磨炼出豁达的性情。

当时间的脚步来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击了全世界,在死亡面前,强大的人类变得不堪一击。在疫情面前,我们不得不反思过去的生活方式,重新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需要变得更加仁爱、慈悲,更加呵护其他生命。近期,国家公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我看到这条消息时,为哈什蚂、海东青乃至野鸭子庆幸。尤其是哈什蚂,它是东北森林中的基础生物,近些年的过度利用已经使这个种群数量大幅缩减。即使是人工养殖,也不过是搜集它们的籽集中孵化,最终还是靠它们自己的能力繁殖。实际上,人工养殖加速了哈什蚂种群的衰退,但太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严肃问题。从我个人内心来说,我更希望放弃人工养殖哈什蚂的方式,给他们自由,我相信它们在自然中能得到更好的生存。因为,在我们过度索取哈什蚂的价值之前,它们经过了自然的优化,和天地万物,和全人类和谐地相处着。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20年第六期要目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20年杂志仍可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新时代纪事
脱贫路上追梦人(报告文学)……艾平
高原之上:木里村幼素描(报告文学)……贺小晴

中篇小说
父亲和我的时代……杨遥
戴珍珠耳环的淑芬……蔡骏
散文
贺州见闻·蛙事……孙平四
复州记序……贾都
愿借丹青写风神……叶文玲
鹅湖遗响……李建臣

自然文学辑
哈拉哈河(散文)……李青松
阿娜巴尔(散文)……郭雪波

报告文学
大河初心……高建国

短篇小说
白昼天空的星辰·秋雨绵绵……李骏虎
养匹马怎样……王手
无人知晓……艾玛

诗
青年诗人小辑……肖水 彭杰 沙冒智化 吴雅凌 焦典 仁光 朱微 朱亚东 手 格 曹亚东 蒋在

寻道深山(短篇小说)……齐七郎
超越世俗,寻找知音(点评)……吴晓辉

天下中文
六月的焦灼与千年的凄苦(散文)……杜光辉
北京法源寺之往来(散文)……刘海红
秀水秀(散文)……汤松波
我是那不一样的烟火(散文)……范雨素

真情写作
一次邂逅(散文)……梁鸿鹰
娘亲老矣(散文)……陈晓波
长醉不醒(组诗)……刘艳芹
高原笔记(组诗)……王全明

现实中国
荣枯与沉浮——大兴安岭“五·六”特大森林火灾三十三周年启示录(报告文学)……徐江善

作家人气榜
江边少年(短篇小说)……袁山山
昨天与今天(创作谈)……袁山山

《北京文学》70年华诞经典回顾
风筝飘带(短篇小说)……王蒙
带着飘带的风筝: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人性”(评论)……张顺武

好看小说
李记什锦小菜(中篇小说)……周建新
风烟满夕阳(短篇小说)……何荣芳
佛珠(中篇小说)……林喜乐
翻砂女神(短篇小说)……杨天祥
命运(小说)……于波
新人自荐

老疯头……邓刚
探照灯……宁肯
叫了一声……潘灵
洗尘……储福金
钝感之刀……马拉
秋分……金昌国(朝鲜族)
长路山……葛芳

微小说
送穷 黄大刚 追逃 戴希 黑羊白汤 赵文辉
赶庙会 王往上 不上的桌面事 刘浪 丢失 李伶伶
李光平的豆腐 尤秀玲 寻找英雄 海华 暖流 朱士元
无价的捐赠 罗甜娇 投资 贺小波

唱给一个亲爱的人……女真
朝去夕来入海中……范小青
流水……葛水平
敦煌……艾伟
照耀……梁豪
石佛寺街……陈祥宝

踏雪之访……刘庆邦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邮发代号 2-210
发行部 010-64293503/64294136(传真) 编辑部 010-64292064/64293037

人民文学
二〇二〇年第五期总第七百二十九期(目录)